



深度 生死观

生死观：一图入魂，他用镜头颠覆人们对白色巨塔的想像

拍摄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进行，黑暗中，只有快门的声音。纸片漫天飞落，冥纸散落在被暴力威胁的白袍医生身上。

特约撰稿人 蒋金 发自台北 | 2017-06-18



《医疗崩坏》系列。张文瀚摄影作品

电话响起，是一通神经内科加护病房打来的电话。病房要求台北荣民总医院教学部职员张文瀚记录一名老太太的病状。她罹患脑中风又患有糖尿病，脚趾因组织坏死开始发黑，往大腿蔓延，严重危及生命。医生建议及早切除掉坏死部位，但老太太的家属想替她“死后留全尸”，迟迟不肯签下载肢同意书。

直到她的整只腿必须被锯掉。

“因为太痛的关系吧，原本已经奄奄一息的老奶奶，痛苦地挥动著残存的大腿，看起来就像在寻找已经消失的小腿似的。”按下快门，张文瀚隔著镜头，观察病床上老弱的身躯。

他花了一个月，以相机追踪病患脚上坏死的组织，自脚趾、小腿，最终到达大腿。而后，他的照片成为说服家属进行手术的关键因素。

这位老太太是他拍摄的第一名病患。30岁的张文瀚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摄影师，甚至是在医疗体系工作的摄影师。

担任台北荣民总医院的摄影师之前，摄影只是他的兴趣。大学与研究所念的是物理，他做过研发工程师，2008年被科技公司裁员后，也做过大学约聘人员。业余时间，他从学生时代拍到出社会，凭著一股热情精进拍照技术。他曾整日在街道边捕捉人群，利用上班闲暇，一天来回台北与阿里山，就为了练习摄影日出。这样的努力，让他在2008年拿到了日本EPSON百万影像大赏台湾尊荣赏金奖。直到他看见台北荣民总医院摄影师的职缺，开启了新的人生道路。



30岁的张文瀚在台北荣民总医院担任摄影师，多年来听了许多医生有关医疗纠纷的故事后，想把它拍出来。因为事件的发生总无法预期，无法以“纪实摄影”表现，因此，他开始尝试“编导摄影”，更找来医师与护理人员作为他摄影的主角，以他们本人来呈现他们遇过的事情，更具说服力。受访者提供图片

医疗摄影师的临床摄影之路

张文瀚一直是医院里特殊的存在。与他并肩走在医院长廊上，每走两步，就有迎面而来的人向他热情问候，短短几公尺的路，走了10多分钟。

起初，医院交办给他的工作是为院内活动摄影，举凡学术演讲，国际会议，两岸交流，或联谊活动他都要负责。但古道热肠的个性使然，只要院内有人需要任何公事或私人的摄影，他也会帮忙。

“我喜欢做可以帮助到人的工作，”张文瀚说，他从帮忙神经内科加护病房开始，拍摄临床的照片，到外科开刀房、门诊病房、儿童病房、急诊等地方，都有了他的身影。

刚开始工作时，他担心自己对人体构造不熟悉会导致拍摄不到位，便去阳明大学医学院，让荣总医师介绍的助教，替他上了认识大体的解剖课，熟记人体器官的位置。医院充斥著专业术语，平时他会从医师的谈话中了解许多名词，听不懂的词汇，便记在脑中，回家上网查。他很快融入医师及护理师和圈子，感觉到自己好像和他们是“同一国的”。

“外科医生讲究一句话：To see is to believe，”台北荣民总医院心脏血管外科主治医师陈沂名说，因合作与张文瀚成为好友，他形容张文瀚的照片“一图入魂”，是国际学术发表时重要的媒介，“好的手术，不用说太多，一张图片就能使在座嘴巴就闭起来了”，陈沂名说。

内科临床的拍摄，使他接触到各种患者，脑中累积了各种各样的病征图像。

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名免疫风湿科患者肚子上，大片的黑色纹路，像极了一只张牙舞爪的大蜘蛛。他不禁想起《病玫瑰》一书中，那些18到20世纪的医疗疾病绘画中，面疱、肿瘤、疮疡虽然令人惊骇，但他们都是“人类处境的艺术品”。

心脏血管外科的手术，则开启了他与外科医师的合作。第一次的合作，是在2010年一场更换心脏瓣膜的微创手术，张文瀚建立起了口碑。2011年以后，台北荣总心脏外科主治医师

陈沂名经常找他合作。2014年，由陈沂名主刀的一场国际连线的手术发表会，张文瀚在手术中快速抓到拍摄重点，医师迅速地缝合阶段，他的光圈快门也跟上了节奏，他的照片让医师们都很满意。

“外科医生讲究一句话：To see is to believe，”陈沂名说，因合作与张文瀚成为好友，他形容张文瀚的照片“一图入魂”，是国际学术发表时重要的媒介，“好的手术，不用说太多，一张图片就能使在座嘴巴就闭起来了”，陈沂名说。





《医疗崩坏》系列。张文瀚摄影作品

镜头下，医疗是如何崩溃的？

“很多人问我说拍临床你会不会怕，我说还好，因为这些东西再怎么可怕，都不比不上人心可怕。”张文瀚说。

穿梭在白色巨塔里，让他熟悉整个医院的体制，甚至是医院部门之间的内部政治。而他最关心的，是年轻医师的处境。

他记得两岸交流的座谈会上，中国大陆的医师分享他们对“医闹”问题很头痛。医闹指的是病患家属以各种方式冲击医疗来控诉医疗疏失的情况，而台湾也有这个问题。张文瀚会参加院内定期的专题研讲，当中许多主题，就是告诉医师如何防范“被告”，他慢慢发现，许多身边的医师都受到医疗纠纷的官司困扰。

“救人没救成功会很惨，”张文瀚也说，医生每次救人必须是“完美救援”，不然就是死路一条，医界常讲“四大皆空”，指的是，诉讼风险使医生们都不敢进入病患人数最多的“内、外、妇、儿科”四大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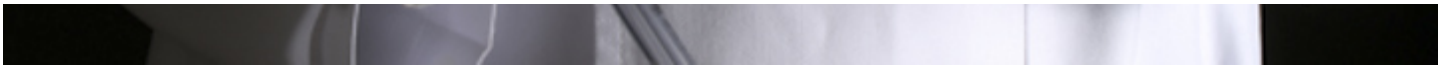
听了许多医生的处境，他想把那些故事都说出来。正巧，由荣总出版的学术月刊《临床医学》委托他帮忙拍摄封面，便有了机会。但若拍出医疗纠纷的故事，因为事件的发生总无法预期，无法以“纪实摄影”表现，因此，他开始尝试“编导摄影”。

他说这个概念是来自法国摄影家希伯莱特·巴亚德（Hippolyte Bayard），将自己半裸体的形象拍成了作品《淹死的男人》，抒发自己的摄影术未获重视，抑郁不得志的心情。而张文瀚也找来医师与护理人员作为他摄影的主角，因为他认为，以医生本人来呈现他们遇过的事情，更具说服力。

拍摄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进行，黑暗中，只有快门的声音。纸片漫天飞落，冥纸散落在被暴力威胁的白袍医生身上。相机后，张文瀚严格的要求，使现场气氛紧绷而肃穆。他将拍摄地点选在关了灯的室内，或是晚间空旷的场地，使每一张照片的背景都是黑色的。“我希

望大家知道，在一个黑暗的地方，有这样的事情在发生，”张文瀚说，他将这一系列的作品，命名为《医疗崩坏》。





《医疗崩坏》系列。张文瀚摄影作品

这是他们在医院体制内的小革命。

其中一张照片中，医生一手拿著插管的喉头镜，一手却戴著手铐，救人的医生好似一名杀人犯。“救人没救成功会很惨，”张文瀚也说，医生每次救人必须是“完美救援”，不然就是死路一条，医界常讲“四大皆空”，指的是，诉讼风险使医生们都不敢进入病患人数最多的“内、外、妇、儿科”四大科。

“医疗‘去刑化’是大家比较在意的，”陈志仰说。他是经常出现在《医疗崩坏》系列的主角之一，曾是荣总医师、现在是坌新医院医师。他说医疗人员经常必须担心面对刑事罚责，然而，90%的医疗疏失，其实是与医疗作业流程有关，而非单一医师的问题。例如，荣总在1995年爆发的疟疾感染事件，就是因为医疗给付不足，单位为节省成本，让每位病人用同一套的放射科显影剂耗材，使6名病患因此感染疟疾，4名致死，事件中的一名住院医师也因承受不住诉讼压力而选择自杀。

医疗暴力的故事也经常出现在这系列作品中。画面中，医生眼睛被绷带蒙起，被一位凶神恶煞的男子抓著衣领。张文瀚说“蒙眼”象征暴力都是突如其来的。发表后他听闻一名开设妇产科诊所的医师，因医疗纠纷被人抓至山里枪杀。

这些照片讨论的，不仅是单一医院的议题，而是台湾社会共同成就的“医疗的文化”。

“我们当然很同情，也希望有心力照顾最多病人，”陈志仰说，一般情况，病患家属会要求医生将住院时间拉长，但是健保给付不足、医护过劳比例又很高，牵涉许多结构性的问题，第一线的医生只能拒绝家属，但医疗纠纷的各种暴力形式，就从而产生。

“这是唯有他能做的题目，”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影像媒介评论家郭力昕说。2014年张文瀚在荣总组织了摄影社，邀请郭力昕授课，两人成为良师益友。郭力昕认为，张文瀚有院内独特的位置，更因他“素朴的理想性格”，取得许多医师的认同与信赖，才能拍出

这一系列的照片。而这些照片讨论的，不仅是单一医院的议题，而是台湾社会共同成就的“医疗的文化”。

“这些照片确实很有争议啊，医院里年轻人太有想法会很惨，”张文瀚说。

然而，医院高层不希望这些负面议题被暴露出来。“院内评价两极，”陈志仰说，很多中青代医师对《医疗崩坏》封面故事感到很有共鸣，期待著每一期的出刊封面。但是他也说，因为荣总归中华民国军方系统退辅会主管，管理文化较为保守，对院内信息尽量隐恶扬善，张文瀚的照片在网上传播，院方也会因为无法控管而感到困扰。

《医疗崩坏》刊登在月刊封面上只持续了一年，因议题敏感，就被停止了。但张文瀚在之后仍持续为这个主题创作。“这些照片确实很有争议啊，医院里年轻人太有想法会很惨，”张文瀚说。



《医疗崩坏》系列。张文瀚摄影作品

生死的距离，如何拿捏？

“我的一直在跟全世界fighting，”张文瀚说，做人做事他有自己的坚持。有次，医院举办全院登山活动，主办单位跟张文瀚说，这是院长、副院长都会出席的大活动，请他一定要来摄影，张文瀚却没有答应，直到人事室打来说要上签请他的主管惩处，他回：“好啊，你就惩处我好了。”

因为那天，他先答应了儿童癌症病房的活动摄影。长久以来，他都在帮忙儿童病房拍照，第一次的缘分，是病房督导请他替一位癌症末期的小朋友与家人留下生活画面，此后他每个月都来病房帮小朋友拍照，一拍就是七年。那些照片成为在世的家人们珍贵的回忆，走在路上，许多家长会主动认出他，热情的跟他道谢，也有家长在孩子过世后，将那些照片做成的精致的相片书送给他。

尽管如此，张文瀚却并不是一个会和病患交朋友的摄影师。他往往刻意与拍摄对象拉开距离，在每天面对生死考验的病患面前，这距离甚至显得冷酷。

大多数时候，他镜头下的病人多半因昏迷，或无法动弹，躺在病床上，拍摄时不用互动，这反而让他感到轻松。然而，要拍摄儿童病房的孩子，最让他焦虑。

“我其实不喜欢拍人，我也不喜欢小孩，”他说，拍摄前，一定是护理人员先“搞定”那些孩子，他只负责调整光线与角度，不需要跟孩子们说话或任何互动。他喜欢用长镜头，跟那些孩子们保持适当的距离，“我希望从旁观者角度去看，冷眼一点，理性一点，来看这一切，”他说。

他在拍摄过程中，曾被一名孩子问道：“叔叔，你为什么不说话？”他最终也只摇了摇头，不说半句。

但保持距离并不是件简单的事。病房里的孩子们，平时喜欢做手工艺，其中有一位小女生特别喜欢用橡皮筋和塑胶零件作成小手环，送给其他病友。有天，张文瀚来拍照时，小女生也帮他做了一条，“叔叔，这个是送你的，”小女生对他说。

“我不要。”他回。

张文瀚说自己就是这么直白。收了不必要的东西会感到麻烦，当他跟女友提起这件事，却被骂了一顿，“真是没良心，伤了人家的心”。隔天，他硬著头皮回去问那位小女生，可不可以再将那条手链给他。巧的是，前一晚，小女生将那条原本要送他的手环，转送给了当晚突然病危的好朋友。“知道她拿去送给别人，当下我真的松了一口气，”张文瀚说。后来，女生还是重新作了一条新的给他。

隔了一阵子，很久没帮那位小女生拍照，张文瀚才从护理人员口中得知，那位喜欢作手环的小女生已经去世了。在上班的空挡，他打了通电话给女友：“那个，女生的手环还在吗？”……“在呀？好。那要收好。”

（编按：张文瀚已于今年6月离职。他申请上美国纽约视觉艺术学院，踏上下一阶段人生旅程。）

生死观



热门头条

1. 103万港人上街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创回归后历史新高
2. 反《逃犯条例》修订市民占领金钟多条主要道路 警方发射逾150催泪弹清场
3. 【616遊行全紀錄】周一早晨示威者商议后转往添马公园集结，金钟夏慤道重新开放
4. 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游行周日举行，高院法官罕有实名参与联署
5. 从哽咽到谴责，林郑月娥一天之中的两场讲话
6. 李立峰：逃犯条例修订，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
7. 零工会神话的“破灭”：从华航到长荣，台湾航空业何以一再走向罢工
8. 读者来函：望当局能知《逃犯条例》进退——一个台湾法律人的观点
9. 盾牌、警棍、催泪弹，19岁少年在612现场
10. 联署风暴、素人街站、组队游行，他们为何在沉默中爆发？

编辑推荐

1. 橡胶子弹、催泪弹和胡椒球，他们在612经历的警察武器
2. 林家兴：韩流涌入，“菁英蓝”vs“草根蓝”鸿沟愈来愈深
3. 叶荫聪：由反抗绝望到育养香港
4. 互联网裁员潮，泡沫破碎与转型阵痛
5. 程映虹：大国博弈夹缝中，“美籍华人”是替罪羊还是无意识共谋？
6. 黎班：暂缓《逃犯条例》修订之后，香港面对的两大课题
7. 方志信：612清场，香港警察的战略和战术失当
8. 陈方隅· 蔡革文为何胜出？后续影响是什么？

8. 陈万阳：《东江入海口的盐田》，见《东江的盐田》。

9. 【616遊行全紀錄】周一早晨示威者商议后转往添马公园集结，金钟夏慤道重新开放

10. 影像：反对修订《逃犯条例》，香港人走过的抗争路